

创作者谈

优秀影视作品能够跨越不同文化和语言,走进各国观众内心,帮助他们了解中国、爱上中国。4月以来,国产热播剧《开端》上线海外流媒体提供商网飞,并陆续发行至韩国、泰国、柬埔寨等国,收获满满好评。随着走向海外的中国原创剧集数量不断提升,类型日益丰富,国产剧出海已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。

《“十四五”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》提出,“电视剧‘走出去’步伐加快,国际交流合作迈向更高水平……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。”在这一大背景下,如何延续、扩大国产剧出海的良好势头,在后续作品中不断寻找更本真、更艺术的表达方式,以多元内容开拓国产剧出海航线,是影视从业者应当潜心思考的问题,也是未来的努力方向。

海外传播走向多元化

我们观察到,国产剧在国际市场的传播正在走向多元化。以古装剧作为国产剧对外传播突破口的时代已经过去,古装剧仍有广阔的海外市场,但海外观众已经摆脱将其视为“文化奇观”的初级阶段,进入与剧中人物产生情感共鸣,并对消费精品内容有更多需求的阶段。

《琅琊榜》是一部在美学呈现和精神气质上都展现出“中国风”,凝聚着东方美的作品,这体现在文化符号应用、视觉呈现与剧情设计的方方面面。该剧展现出东方文化以情义千秋为美的价值观念。2019年,西班牙语配音版《琅琊榜》在拉美播出,标志着中国古装剧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。2021年播出的《山海情》、2022年播出的《开端》等类型多元的作品,同样在对外传播中取得良好成绩。

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《山海情》《开端》等近年来在海外获得良好口碑的作品本身,分析为什么《山海情》这样的扶贫题材主旋律剧集可以在不同国家观众中引发广泛共鸣,为什么《开端》在故事设定的新奇性上贴近国际流行影视剧,其保留的中国印记也能被海外观众欣然接纳,是我们思考、总结并分享这些作品对外传播经验的价值所在。

找寻观众趣味
的“最大公约数”

在一部作品的策划阶段,主创团队便应思考其中蕴含的主旨表达与精神内核,不仅要融入创作者的经验,更要代入观众视角。而注重观众视角,意味着要寻找具有不同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的观众趣味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影视作品是面向大众的艺术,不是创作者的个人所有物。这种创作方法论,为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打破文化壁垒提供了天然的基础与优势。

《山海情》从个体的成长和经历入手,展现“闽宁模式”的发展,贴近“平民视角、国家叙事、国际表达”的创作需求。我们牢牢抓住“展现西海固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历程,激发不同时空下观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”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核。这是身处不同地区、不同发展阶段人们的共同追

国产剧『走出去』步伐加快

侯鸿亮



图①:电视剧《琅琊榜》海报。
图②:电视剧《山海情》剧照。
图③:网络剧《开端》海报。
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供图

鲜明的地域属性,在剧情初始阶段,镜头展现出壮阔粗犷的自然景观;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,逐渐进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、秩序井然的发展之美。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阶段,美好的自然与和谐的生态已成为人类共有的乡愁。我们将“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”“发展与寻根”等具有世界性的议题融入剧情,希望更多国外观众能在这部作品中有所思考,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网络剧《开端》于今年年初在国内开播,出海之前,已经在海外观众中拥有较高热度。可以说,《开端》的对外传播是作品本身的海外影响力推动海外发行的互动过程。这得益于中国流行文化在海外整体影响力的提升,同时也提示创作者,要有将一部剧集做成一种文化现象的追求。

《开端》以“时间循环”“爆炸逃生”

“悬疑破案”为主要设定,在剧情架构上做到了与国际流行影视题材的接合。在看似超现实的故事中,《开端》另辟蹊径,并未选择西方同类作品中的“超级英雄”式主人公,而是讲述现实语境中可见的动人故事;两个平凡的“小人物”赤手空拳地阻止一次密谋已久的犯罪,主人公们遇到危险时的第一反应是寻求警察帮助,警民通力协作的同时,乘客们纷纷见义勇为,成功阻止了犯罪。剧中展现出平凡人因团结而产生的英雄情感,表达了集体主义价值观,这些都带有深深的中国印记。而无论是具有超能力的主人公,还是具有美好品质的普通人,都具有各国影视作品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的影子,因此得以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,打动海外观众的心灵。这种认同来自剧情本身的说服力,更来自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观念。

把握“走出去”新契机

放眼未来,国产剧出海前景可期;回到当下,我们仍需意识到,能够“破圈”“出海”的剧作一定是优秀的作品,这需要创作者沉下心来,在剧本创作、拍摄技法、后期制作等方面深耕细作,下苦功夫。例如,与近期在国际上获得一定影响力的其他影视作品相比,《开端》在制作水准上仍有提升空间。

《开端》的核心情节都发生在公交车这个狭小的单一空间内,如何呈现高质量的视觉效果,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我们就此设计了不少方案,其中一个选择搭建LED屏场景还原行驶过程中车窗外所呈现的景象。剧组在影棚内共搭建了2560块屏幕,面积达640平方米,并在取景地厦门实景拍摄素材,用时将近两个月。虽然在观看成片时,观众很难分辨出窗外的景色来自LED屏,但事实上,在成像精度、屏内对拍摄的影响等技术问题方面,我们仍有不足。这督促我们继续提升制作能力,引入并掌握更加先进的拍摄技术。

国产剧出海热潮的背后,是中国故事、中华文化对海外市场的吸引力不断增强。加快“走出去”,国产剧的内容要更为多元,从更多维度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。我们曾拍摄过多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,在我看来,“现实主义”不仅是题材的选择面,更是一种创作态度,是对社会、生活、人的整体认知与审美表达。这些剧作在提供观赏价值的同时,润物无声地展现出中国当代蓬勃发展的社会面貌,以及向善向美、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。

目前,国产剧出海仍处于市场培育阶段,出海剧集在题材逐渐多样化、类型逐渐多元化的同时,还需生产出可以引发全球关注的优质爆款作品,受众也需从海外华人群体向各国观众扩展。这些都对影视内容创作提出更高要求,也督促我们进行更多思考。例如,不同文化圈的观众对影视产品偏好不同,需要创作者对影视作品的内容进一步细分;在既有出海航线之外,我们还需开辟新航线;我们可以从对外传播过程中汲取哪些经验,反哺创作……这些都是影视从业者应当主动思考的问题。未来,我们将对对外传播意识注入生产的各个阶段,为国产剧出海贡献力量。

(作者为中国制片人,制作出品《琅琊榜》《大江大河》《山海情》等剧集)

手稿背后的思考

王恒



人物各不相同的姿态与表情,展示了他们的真实情感。

一颗来自
生命的感召之心

1500年,名满欧洲的达·芬奇回到阔别18年的故乡佛罗伦萨,此时的他已近知天命之年,褪去了少年的壮志豪情,取而代之的是稳重和成熟。正如他的自画像一般,曾经俊朗的少年生出长长的胡须,但岁月依旧无法掩盖他的睿智,在微蹙的眉毛下,他目光坚毅、温柔地注视着一切。这些变化也悄然发生在研究中,达·芬奇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。

达·芬奇研究者肯尼迪·克拉克认为,“达·芬奇的整个思维走向是从机械转向自然的。”1505年,达·芬奇终于完成《鸟类的飞行》手稿。这份笔记记录着童年梦境,“一只飞鹰飞到他的摇篮边,用尾翼撬开他的嘴。”这是关于飞行最初的记忆,冥冥之中预示了他对飞行持续一生的研究。达·芬奇模仿鸟类翅膀设计了扑翼、滑翔式飞行器,构想出一种螺旋桨式的动力装置,两者被誉为现代滑翔机和直升机的雏形。

一封心怀抱
负的自荐信

不安的而立之年即将到来,达·芬奇写道:“我们从不缺少计量这些苦日子的工具,如果这些时光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我们的记忆,它们就没有被虚度……告诉我,我究竟做成过什么”。1482年,达·芬奇来到米兰,他想要闯出一片天地。在给卢多维科公爵的自荐信中,他细数了自己的种种才能,尤其凸显了自己作为军事工程师和城市规划者的出色才能。

达·芬奇设计的武器和城防种类繁多,精复杂杂,攻防兼备;从“强效的弩炮、多筒机枪”到“杀伤力骇人的卷镰战车”,从“灵活拆卸的大炮”到“可八方齐射的加农炮”,从“圆锥形全封闭的装甲车”到“可以降低炮弹威力的圆形防御堡垒”。凭借杰出的绘画技能,他将许多复杂器械用视觉语言呈现出来,其中不乏细致入微的部件拆分图、内部零件的研究(如弹簧驱动传力装置、滑轮升降设备等)。从美学角度来看,它们外观精美,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机械制图。有时,画家还别出心裁地融入生动形象的效果图,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有人把机械理论和机械设计、艺术与科学完美融合在一起。

在城市规划方面,达·芬奇构想了一座“乌托邦”式的理想城市。当时欧洲黑死病肆虐,他率先以卫生与美观为出发点,将城市进行功能性分层,具有高架区和地下区域,并设计了合理的下水道排污体系。在改善河道方面,他为佛罗伦萨与亚诺河的通航作了运河规划。在排洪防洪方面,达·芬奇绘制了一种“离心泵”来制造出水漩涡,利用虹吸原理将沼泽中的水抽排入漩涡。当时,人们认为这些手稿中的设想不切实际,而如今抽吸泵确实被用于排干沼泽,某些运河航线已经成为重要的交通路线。这些前瞻性的设计具有实用性,达·芬奇的思想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。

在这封自荐信最后,达·芬奇才提到自己“在绘画领域无所不能”。的确如此,在后来的日子里,他绘制了《抱银貂的女子》《岩间圣母》《最后的晚餐》《蒙娜丽莎》等经典作品。《最后的晚餐》标志着画家艺术的高度成熟,画面行云流水,构图均匀灵活,技法炉火纯青。得益于对解剖学的研究,他完美诠释了画中

奥尔夫的音乐人生

刘婷婷

5月的第一天,上海歌剧院“艺起前行·云上歌”经典放送栏目在线播放了由上海歌剧院合唱团、交响乐团共同演绎的经典舞台作品《布兰诗歌》,这是上海歌剧院“线上赏乐计划”的重头环节,受到听众广泛欢迎。《布兰诗歌》是德国作曲家卡尔·奥尔夫创作的第一部舞台作品,在作曲家逝世40周年后的今天,这部作品依然常演常新,受到各大剧团和影视配乐大师的青睐。

《布兰诗歌》分为序歌《命运女神》和正歌《初春》《在酒馆里》及《爱情》,表达了对生命的赞颂、对短暂人生的惋惜和哀叹。1937年,《布兰诗歌》在法兰克福首演即获得巨大成功。演出结束后,奥尔夫专门给出版商写了一封信:“此前我写过的作品——遗憾的是已经出版了,你都可以全部销毁。我的作品全集将从《布兰诗歌》开始。”

《布兰诗歌》取材于收藏在巴伐利亚一所修道院内的诗集,这本流传于13世纪的手抄本诗集几百年来不为人知,直到19世纪初才被考古学家发现。这些古卷中的诗歌大多用中世纪拉丁文写就,出自吟游诗人之手。诗歌主题和风格各不相同,既有酒歌和情歌,也有抒情诗、讽喻诗等,被称作“中世纪的拉丁抒情诗”。1847年,古卷经过整理后,以崭新的面貌出版。

读到这部诗集时,奥尔夫正值不惑之年,他如获至宝,沉浸其中。“哦,命运像月亮般变幻无常,时而圆时而缺,可恶的生活,把苦难和幸福交织”,这些诗歌让他深

陷对自我的思考。当时的奥尔夫为建立一种新的音乐教育方式整整奋斗了10年。他做了诸多具有创造性和实验性的工作,为儿童音乐教育积累了很有价值的教学方法和教材。然而,他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认可,压力之下,他退出音乐教育领域。这时,奥尔夫揣摩着诗集的字字句句,迫切地想要创作出一部舞台作品,抒发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对美好未来的期望。

《布兰诗歌》集中体现了奥尔夫的创作理念,在这部“为独唱者、合唱队、器乐伴奏和魔幻布景而作的世俗歌曲”中,他将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等融为一体,让古老与现代的各种元素相互交织,为人们带来广阔的想象空间——既有雄壮的呐喊,犹如湍流撞向巍峨的岩石,发出震人心魄的澎湃之音;又有委婉的咏叹,仿佛浩如明镜的小溪流过柔软的草滩,潺潺之声萦绕耳旁。《布兰诗歌》有史诗般的恢弘气势,有世俗的轻松欢乐,形成了奥尔夫独特的音乐风格。

奥尔夫认为,“音乐表达愈具有本质性、单纯性,效果也愈直接而强烈。”他偏爱强烈、明快的节奏,即使是最原始、最简单的节奏,他也能通过语言、音乐和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重新组合,在反复中创造出源源不断的能量,让观众的情绪随之跌宕起伏,这是他作品中强烈生命力的重要来源。《布兰诗歌》序歌中的第一个曲目《哦,命运女神》便因壮美凝重的曲风和浓

厚的英雄主义色彩,在全世界的音乐会和影视作品中多次奏响,中国观众对其也并不陌生。令人震撼的打击乐使人感受到命运的召唤,给心灵带来强烈冲击。

此后,奥尔夫开始全力创作具有“整体艺术”特性的舞台音乐作品。他研读古希腊悲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作品,被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深深打动,遂以古希腊悲剧为主题相继创作了《安提戈涅》《普罗米修斯》等作品,其中各种形态的独白、朗诵,“说话式的咏叹调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常常有人问他,为什么他的作品几乎都是来自遥远的古代、神话或童话中提取素材,他这样回答:“时间因素会消失,但精神动力却永远存在。我的全部兴趣在于实现精神现实。”他始终致力于用纯粹且质朴的音乐语言表现强烈的、动人的精神力量。

二战后的慕尼黑陷入一片废墟,人们不仅要生存,更需要重铸精神力量。已经离开音乐教育领域10余年的奥尔夫,开始了新的教育工作。过去,他主要培养那些未来要担任音乐教师的年轻人,这一次,他要为孩子们服务。奥尔夫主办的教学节目《为了孩子们的音乐》在巴伐利亚广播电台播出后,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,孩子、父母和教师都希望这个节目能继续播出。他为此坚持了5年多,后来根据节目内容,编就5卷本《学校音乐教材》。

在奥尔夫看来,“不存在没有乐感的孩子,音乐对于孩子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

情。”若了解作曲家幼时与音乐间的深厚缘分,便不难理解他的儿童音乐教育理念。奥尔夫出生在一个具有艺术素养的家庭,从孩提时代,他的艺术灵感与天赋便得到巧妙引导。一岁多时,他就喜欢听母亲弹钢琴;两岁多,他已开始用钢琴做各种声音游戏;4岁时,他被木偶戏吸引,把土豆圈成各种角色的头像,即兴创作对话并进行表演;5岁时,他便可以与母亲四手联弹……奥尔夫在音乐教育中强调唤起孩子们的音乐本能,让他们无拘无束地歌唱,随心所欲地演奏。

地处慕尼黑近郊的迪森,是奥尔夫的故乡。幼年时,他每年夏天都会回到乡间生活,那里有起伏的丘陵、美丽的田野,不仅带给他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感,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音乐理想。晚年的奥尔夫回到了故乡,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阿默尔湖边坐落着他简朴的乡间住宅,高山密林与清澈湖水交相辉映,山景、湖景风光秀美绝伦。他的家中,除了一架钢琴、一些打击乐器外,没有任何现代化装饰,保留了纯朴的乡土气息。在繁复天地之间,沉浸在大自然中的奥尔夫保持着质朴的单纯与非凡的深刻,正如他的音乐人生。



本版责编: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
电子信箱:rmbgjk@163.com
版式设计:蔡华伟